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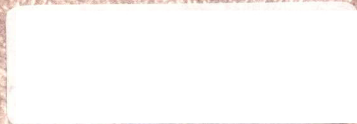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

着眼日常向往正常，写活她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本真地浸润她的生活态度和对芸芸众生的理解。城与乡的路径没有抽象的磕绊，过去和现在的联结没有拧成疙瘩，她甚至对社会和人生哲学全无特意的凝眉苦索之状，而是本然地带出了对生存境遇的亲近关切的体察、对生命本体的多趣而善意的观照。

人群里 有没有王元木

范小青◎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

人群里 有没有王元木

范小青◎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 / 范小青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新世纪作家文丛)

ISBN 978-7-5354-8385-0

I. ①人… II. ①范…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3266 号

策 划: 刘学明 尹志勇

责任编辑: 周 聪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7 插页: 2 页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新世纪作家文丛”总序

白 烨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接续着“跨世纪文丛”，新推出的“新世纪作家文丛”。

在 20 世纪的 1992 年至 2002 年间，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资深文学评论家陈骏涛，主编了“跨世纪文丛”，先后推出了 7 辑，出版了 67 种当代作家的作品精选集。因为编选精当、连续出书，也因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行动，“跨世纪文丛”遂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文坛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当时，主编陈骏涛在《“跨世纪文丛”缘起》中说道：“‘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 20 世纪文学，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这在当时看来实属豪言壮语的话，实际上都由后来的文学事实基本印证了。“跨世纪文丛”出满 67 本，已是 21 世纪初的头两年。《中华读书报》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它暂时为自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套文丛创始于 7 年以前的 1992 年，其时正值纯文学图书处于低迷时期，为了给纯文学寻求市场、为纯文学的发展探路，陈骏涛与出版家联手创办了这套旨在扶持纯文学的丛书。丛书汇聚了国内众多名家和新秀的文学创作成果，王蒙、贾平凹、莫言、梁晓声、韩少功、刘震云、余华、方方、池莉、周梅森等 59 位作家均曾以自己的名篇新作先后加入了文丛。几年来，这套丛书坚持高品位、高档次，又充

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为纯文学图书闯出了一个品牌。”这样的说法，客观允当，符合实际。

也正是自1992年起，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强劲指引下，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加大了力度，加快了步伐，社会生活真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的确立为重心。社会生活的这种历史性演变，对于未曾接受过市场洗礼的当代文学来说，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提高与普及的不同路向，严肃与通俗的不同取向，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相互博弈。正是在这种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以严肃文学的中青年作家为主要阵容，以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为基本内容的“跨世纪文丛”，就显得极为特别，格外地引人关注。究其原因，这既在于“跨世纪文丛”不仅以高规格、大规模的系列作品选本，向人们展示了当代作家坚守严肃文学理想和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的丰硕收获，还在于“跨世纪文丛”以走近读者、贴近市场的方式，给严肃文学注入了生气、增添了活力，使得正在方兴未艾的文学图书市场没有失去应有的平衡，也给坚守严肃文学和喜欢严肃文学的人们增强了一定的自信。

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跨世纪文丛”出满5辑之际，我曾以《“跨世纪文丛”：九十年代一大文学奇观》为题，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跨世纪文丛”是张扬纯文学写作的引人举措，而且“有点也有面地反映了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演进的现状与走向。在纯文学日益被俗文化淹没的年代，这样一套高规格、大规模的文学选本不仅脱颖而出，而且坚持不懈地批量出书，确乎是90年代的一大文学景观”。我在文章的末尾还这样期望道：“热切地希望‘跨世纪文丛’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把自己所营造的90年代的文学景观带入21世纪。”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我当年所抱以期望的事情，现在正好落在了我的身上。

因为种种原因，“跨世纪文丛”在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未能继续编辑和出版，因而渐渐地淡出了读者视野与图书市场。约在2014年岁末，在新世纪文学即将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决意重新启动这套大型文学丛书，并希望由我来接替因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难承担繁重的主编事务的陈骏涛先生。无论是出于对于当代文学事业的热爱，还是出

于对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敬重，抑或是与亦师亦友的陈骏涛先生的情意，我都盛情难却，不能推辞。于是，只好挑起这付沉甸甸的重担，把陈骏涛先生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共同开创的这份重要的编辑事业继续下去。

2015年1月7日，在北京春节图书订货会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借着举办《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出版20周年座谈会，正式宣布启动大型重点出版项目——“新世纪作家文丛”。由此开始，我也进入了该套文丛的选题策划和作者遴选的准备工作。当时的“新浪·文化”就此报道说：“面对新的文化格局、新的文学现象，出版人仍然应该‘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跨世纪’有跨世纪的机缘，新世纪同样有着它的使命召唤。在一片喧扰之中，一大批严肃的理想主义文学者，仍然怀揣着圣洁的执著，身负着难以想象的重压蹒跚而行，出版人当然没有理由旁而观之。这正是《新世纪作家文丛》的缘起。”

经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刘学明、总编尹志勇、项目负责人康志刚几位多次沟通和商议，我们大致达成了以下一些基本共识：一、新的丛书系列以“新世纪作家文丛”命名，即以此表示所选对象——作家作品的时代属性，又以此显现新的丛书与“跨世纪文丛”的内在勾连与历史渊源；二、计划在5年时间左右，推出50—60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精选集，每辑以8—10位作家的作品集为宜；在编选方式上，参照“跨世纪文丛”的原有体例，作品主要遴选代表作，并在作品之外酌收评论文章、创作要目等，以增强作品集的学术含量，以给读者、研究者提供读解作家作品的更多资讯。

事实上，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与元素的合力推导之下，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分化与泛化，创作形态也呈现出前所少有的多元与多样。文学与文坛，较前明显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异，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把这种新的文学结构称之为“三分天下”，即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严肃文学）；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通俗文学）；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在这样一个有如经济新常态的文学新生态中，严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传统文学的坚守与拓进，就显得十分重要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一文学板块的运作情形，不只表明了严肃文学的存活状况，而且标志着严肃文

学应有的艺术高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引领着整体文学的基本走向。而就在与各种通俗性的、类型化的不同观念与取向的同场竞技中，严肃文学不断突破重围，一直与时俱进；一些作家进而脱颖而出，一些作品更加彰显出来，而且同 90 年代时期相比，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等方面，都更具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和新时代的审美风貌。即以最为显见的重要文学奖项来说，莫言获取 201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自不待说；近几届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少出自“60 后”和“70 后”的作家频频获奖、不断问鼎，获奖作者的年轻化使得文学奖项更显青春，文学新人们也由此显示出他们蓬勃的创造力与强劲的竞争力。这一切，都给我们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的持续运作，提供了丰富不竭的资讯参照，搭建了活跃不羁的文学舞台。

我们期望，藉由这套“新世纪作家文丛”，经由众多实力派作家姹紫嫣红的创作成果，能对新世纪文学做一个以点带面的巡礼，也经由这样的多方协力的精心淘选，对新世纪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给以一定程度的“经典化”，并让这些有蕴含、有品质的作家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进入文学的生活，由此也对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奉上我们的一份心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也为此而热切期盼！

2015 年 8 月 8 日于北京朝内

新世纪 作家文丛

目 录

001 039 075 104 116 126 138 149 162 174 187 199 213 225 234 247 258 261

获奖情况

范小青作品要目

当代世情小说之翘楚

生于黄昏或清晨

天气预报

短信飞吧

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

梦幻快递

真相是一只鸟

我在小区遇见谁

现形记

南来北往谁是客

关机总比开机快

从向阳街去往相羊街

设计者

不要问我在哪里

嫁入豪门

高楼万丈平地起

高楼万丈平地起

玉涵楼明明是座平房，没有楼，却偏叫个楼。

其实那也与我们无关，那又不是我们的房子，那是别人的房子，叫楼也好，叫房也好，叫什么都好，叫狗窝也无所谓，你较什么真呢。

但偏偏有人要较真的。较真的人还不少。历代历年都有。他们想，是不是从前曾经有楼，后来塌了，或者被火烧了，或者被人扒了，或者怎么怎么了，总之是从有楼到无楼了，从楼房到平房了，但原先的名字没有改，仍然叫个楼。他们持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到史书里考证，到地底下挖掘，到传说中窃听，还在自己的大脑里推理，可是考来考去，推来推去，也没有什么确凿的东西可以证明玉涵楼曾经是一座楼。他们心怀不满，心有不甘，说，这不可能呀。

这确实是不大可能。因为以这个地方的习惯，凡大户人家盖房，就没有盖平房的。除非他是穷人。但如果他是穷人，他就不会有玉涵楼这么大的地方，大概也不会给自己的家起个玉涵之类的名字。

据说，玉涵楼的楼主是清朝的一个状元，后来在京城做了大官，又后来从京城回来，就盖了玉涵楼，占地数亩。他可不是穷人。可是他却盖了一座没有楼房的楼。

于是，楼只是个传说。

传说就传说吧，即使是在传说周边的那些楼，那些真正存在的楼，比如听枫楼，比如丽夕楼，现在你看见它是有楼的，但是从前你又没有看见，从前也未必真有什么楼，也许它正是从前的一个传说呢。

这传说中的事情要说起来，就没个准了。有楼的不叫楼，没有楼的叫个楼，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样事情多的是，比比皆是。比如有一处叫天赐庄的，据说是某某朝代天子所赐，其实那庄主跟天子八竿子都没打着过，哪来的天子，更没有天子赐的庄，那只是他自己的庄；又比如有一处叫皇废基的，顾名思义，就是从前皇帝待过的地方，住过的房子，玩过的花园，后来时间长了，皇帝也不在了，那地方也废了，所以叫皇废基。可是又不对，这地方从来没有皇帝，从来不出皇帝，皇帝也从来没有来过，是不是因为口音的差错，应该是王废基呢，不是皇帝，可能是某个王吧，但是这地方也一样没有王，那这个“王废基”或者“皇废基”的叫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哎哟，管他怎么来的呢，啰里巴嗦说一大堆传说，传说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谁又能保证传说真的与我们无关、永远与我们无关呢。

世界上的事情时时刻刻在变化着，本来有关的变得无关，本来无关的变得有关，谁又能想到，有一天，传说中的玉涵楼，竟然和我们牵扯上了关系。

那是因为红姐。因为红姐要盖楼。

红姐是我们这座城市里的风云人物，她的大名叫林红，她和她的老公周老师，原来都是中学老师，曾经十分安心于自己那一份稳定的又不失风度的职业。其实那样的人生也不错。

某一年教师节前夕，他们被一位家长请去吃饭，席间，那家长喝了点酒，兴奋起来，就吹嘘起自己的事业，他是做房地产的。

他忍不住吐露了房地产生意的秘诀，那就是一个字：地。

只要你有本事拿到一块地，你就成功了。他说。

你就立刻不是你了。他又说。

无论你是转手他人，还是自己造楼，或是立刻动手，或是闲置几年，你都成功了。他说。

但是，现在拿地很难了，地都差不多卖光了，我的成功，就在于我抢先了一步。他又说。

那天晚上，林老师回家后，上网看看有没有电子邮件，随手就搜索了一个“楼”字，结果林老师钻进楼去再也没有出来，她对周老师说，我要辞职。

周老师吃了一惊。

林老师又说，我决定了。

她决定不再当中学老师，她要去拿地，造楼。

周老师吃惊地望着她，半天也没缓过神来，张着嘴就是说不出话来。

林红说，你不用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可以替你说出来——确实如此，人家是说了，现在拿地很难了，我们晚了一步——但是，林老师又说，有句老话，革命不分早晚。

周老师觉得林老师太异想天开，他以为林老师只是说说而已，所以他只是稍微地歪了一下嘴，没有发表意见。

其实林老师不只是说说而已，她付诸行动了。

如有神助，林老师居然成功了。几年以后，她已经成了这个地方的房地产大鳄，业内业外，都喊她红姐，颇有大姐大的风范。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红姐的楼盘已经遍布了这个城市，许多人都住着红姐造的楼，许多人买楼的时候，并不太关心楼盘的名称，而是关心它的开发商是不是红姐，如果是红姐造的楼，他们立刻就多了几分信任。

红姐和那位当年给了她启迪的学生家长，现在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一会儿是伙伴，一会儿是对手。那位伙伴加对手对红姐十分佩服，因为红姐比他晚许多年进来，现在却走到了他的前面。

正如红姐说的，他是她的第一推动力，他曾经说过，现在拿地已经很难了，地差不多都卖光了。

这话刺激了红姐，红姐当时就想，就算地卖光了，总还是有东西可

卖的。

她想到了天。

卖光了地皮卖天空。这是后来人们才总结出来的。

红姐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高楼上。红姐打造的所有的楼盘，都是高层的、超高层的，她不做平房，不做别墅，也不做花园洋房，她只做高楼。

就这样红姐成了这个地方的名人，几乎人人都知道红姐，甚至许多人会觉得红姐就是自己的一个朋友、一个熟人，甚至是亲戚，谈起红姐，有人还会有一些骄傲和亲切的感觉。

也正如那个第一推动力曾经说过的，你只要拿到一块地，你就立刻不是你了。不知道红姐有没有感觉她已经不是她自己了，但是在周老师和其他一些人的眼中，红姐确实不是林老师了。他们的看法也没有错，一个房地产大鳄和一个中学老师，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不过周老师始终没有参与红姐的生意，开始他是不相信，后来他是不适应，到了最后，他和红姐完全是两条路上的人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吵架，更没有离婚，他们各过各的日子，各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相安无事。

于是，红姐就做呀做呀，有一天，她做到玉涵楼这里来了。

我和老蒋，也就这样被扯进玉涵楼来了。

先说我吧，我是林红的助理，但不是唯一的，大公司的董事长，一般都会有几个助理，各司其职。我是专司马拍的，红姐特别器重我，不是因为 I 有多能干，就是因为我会拍马屁。

我拍红姐的马屁，决不是我人品有问题，众所周知我的人品是没得说的。那实在是因为我太崇拜红姐了，我对红姐五体投地，心服口服，一天不拍几遍，我心里就没着没落似的。

但是如果你们就此认为红姐是个吃马屁的人，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我其实是跳槽跳到林红公司的。先前我在一家国营企业干活，刚刚打拼到中层管理，我手下的小孩都开始管我叫姐了，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就不想当姐，忽然要去叫别人姐了。这个别人就是红姐。

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跳槽的原因，我说不出来，遭到了怀疑，面试官觉得我很荒唐，他们不大相信我这样一个面目不清、老大不小的半吊

子。我那时候并不知道红姐在幕后亲自看着台前的面试呢。

我跳槽的理由面试官不得而知，进而对我的履历表示怀疑，我已经有那么好的履历了，怎么会跳到这儿来当个小跟班呢。

从他们眼神中，我看到了我即将来临的失败，狗急跳墙的时候，我急吼吼地喊了一声，我，我喜欢高楼。

面试官们相视而笑，当然那是嘲笑。谁不喜欢高楼。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红姐已经看上我了，她拨通了面试考场的电话，通知面试官，说，这个人我要了，她叫什么？

我叫江秋华，从前大家叫我秋姐，从今往后，我不再是姐。我无所谓我是不是姐。我只崇拜红姐，因为走在我们城市的大街上，到处能够看到红姐建造的一幢又一幢的高楼。

我跳槽的事情没有告诉白晓光，一直到后来他听别人说了，才来问我，我说是的，我现在是红姐的助理。白晓光和面试官一样怀疑我的动机，我坦白说，白晓光，其实我跟你说过好多遍，你听不进去，我想住最高的楼。白晓光说，什么叫最高的楼。我说，就是现在红姐手头的那个造楼计划。

先前红姐造过许多高楼，我都没有轮上，也可能因为我心里还隐隐觉得它们不够高，我相信红姐还能再造更高的楼。果然我的预感没有错，我到红姐公司后不久，红姐就开始了一次新的征战，她要建一座多少多少层的楼。

白晓光似乎十分疑惑，他问我，你说的多少多少层，到底是多少呢？我说，反正是最高的楼。白晓光说，你想要住全市最高的楼？我说，还不一定是全市最高呐。白晓光说，是全省？全国？难道会是全世界最高的楼？我才不理睬他的挖苦。可白晓光偏要跟我较真，又说，你要住那么高的楼干什么呢？我说，高好啊，高高在上啊。白晓光说，要高高在上干什么呢？我说，你在高楼上往下一看，人和车，再大的东西，都像蚂蚁，你就感觉你拥有了一切。白晓光长叹一声说，大姐哎，你要拥有一切干什么呢？他还真没完没了了，一口一个干什么呢？我不想跟他一般见识也不行了，我反问他一句，那你捡那么多破烂货干什么呢？他这才无言以对了。我乘胜追击说，你姓了白，真是姓对了。姓白的傻傻地看着我，我

说，白痴也姓白。

我早就在红姐那儿登记排队了，无论白晓光愿不愿意，我都会买一套最高的楼宅。只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最高的楼，还在图纸上。红姐建高楼之所向披靡是路人皆知的，可是这一次，红姐碰上了玉涵楼。

所以我火烧火燎来找玉涵楼了。

玉涵楼我是找不到的。我根本就不知道玉涵楼，我又没有历史知识，更没有什么历史兴趣。头一次看到玉涵楼三个字，是在一张图纸上。红姐吩咐我说，你照着这图纸去做吧，凡是有挡道的，都拆掉它，你去搞定吧。

我顶着红姐的名头，先找到了玉涵楼所在区的区长，然后我又顶着区长的名头，找到了玉涵楼所在街道的街道主任，最后，主任将我打发给了老蒋。

老蒋是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办事员，专门负责管理这个街道范围里的一些老房子。

老蒋真沉不住气，还没听完我的话，就和我一样火烧火燎起来，急赤白脸地说，那不来事的，那不来事的。我说，怎么不来事，我有区政府的红头文件的。老蒋说，跟区政府无关的，跟红头文件无关的。我说，奇怪了，难道你们街道办事处可以不听区政府的指令。老蒋说，哎呀，跟你说不清，区政府也不能私开人家的门呀。我这才听明白了一点，说，你的意思是说，玉涵楼的门没人开？老蒋撇了撇嘴，说，假如我们的法律允许私闯民宅就好了。话说得这么绕，哪像个老爷们，比个老娘们还琐碎。我也撇了撇嘴说，这天下都是——本来我想说天下都是政府的，后来一想不对，立马改口说，这天下都是人民的，你以为这是什么朝代，还会有什么私闯民宅的事——我实在是看他不顺眼，又顺嘴损他几句说，你以为你生活在封建社会，清朝，明朝，你把年纪了，不会也想玩穿越吧。不料这老蒋嘴真的很碎，也不记着好男不和女斗的古训，居然应我声说，不瞒你说，我还真想穿越到我老祖那儿去，我到了那儿，就不用在这里躲猫猫了。我没听出来躲猫猫是什么意思，网络上倒是广泛流传关押的犯人因为玩躲猫猫玩死了，但这和我要找的玉涵楼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虽然老蒋心思叵测，声东击西，可我偏是个不屈不挠的个性，何况我

要办的那可是大事，是天大的事，怎么能让这个老蒋的几句话就给糊弄过去呢，那我还有什么脸给红姐当助理，我不仅自己丢脸，我会把红姐的脸都丢尽的。想到了红姐，我犹如注射了兴奋剂，振奋起来，我朝老蒋挥了挥手，说，算了算了，既然你不配合我工作，我可以请你们主任另派一个人，如果你们主任不同意，我还可以请求你们区长。老蒋一听，又着急起来，说，你不可以的，我们街道就是我负责这个工作，没有别人能够替代我。我才笑了起来，说，那就是了，既然只有你，你就好好配合吧。

老蒋沉默了一会儿，他好像是在调整战略战术，我耐心地等了一会儿，老蒋果然改变了风格，主动说，玉涵楼的门确实开不了，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话，不如我先带你去看看玉涵楼吧。

区政府和街道办到底不是吃素的，老蒋到底退让了，我得胜不饶人，嘴不应心地，说不看都无所谓啦。话虽这么说，脚下倒是跟紧了老蒋的步伐，说实在的，我心里可是焦急着要见识见识玉涵楼呢。

就这样，老蒋带着我第一次来到了玉涵楼的门前。

我没想到玉涵楼有这么破旧，我“呀”了一声，说，歪成这样了，还没有倒坍。老蒋说，你别看它歪成这样，还蛮有骨子的，从前的东西，和现在的是不一样的。我说，也没有人给它修理修理。

老蒋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不是打算来拆它的吗，要是修理，不就白修理了吗？我说，我不是才来吗，我来之前你们都在哪里，干什么呢？再说了，市里许多老宅都修复了，为什么这个玉涵楼就让它这么破落。老蒋这才笑了笑，说，你问得好，因为玉涵楼的主人不知去向，谁也不能动玉涵楼，所以玉涵楼就一直这样歪着，既不倒坍，也不修旧。

我听了听，听出些意思来，我说，老蒋，你好像对不修旧挺满意的？老蒋说，你看看那些修旧的老宅，说是修旧如旧，其实天晓得。我说，你觉得它们没有修旧如旧？老蒋说，修旧如旧？可能吗？开玩笑。我说，我听你的意思，不修旧才是对的。老蒋说，无所谓对不对，反正这个玉涵楼，因为房主长期没有音讯，造成几不管，无人问津，才保留下来。我总结说，可是保留到现在，总还是要拆掉它了。老蒋毫不客气地说，那是你一厢情愿。说话时他指了指大门边上竖着的一块石碑，提醒我注意它。

我才看到这块不大的石碑。石碑脏兮兮的，很不起眼，上面的字总算

还依稀可辨，是“陆钱逊故居”几个字，但是没有落款，我有些奇怪，说，这块碑是谁立的？老蒋说，是我们街道立的。我说，怎么不落款呢，算是哪一级的文物保护？老蒋说，落不落款不重要，是不是文物才重要。我说，嘻，那要是这样说，谁家门口都可以立个东西。老蒋说，谁爱立就立罢，你要不是文物你有那个脸竖吗。他虽然不是骂的我，我听了心里却不舒服，说，是不是文物也不是你街道说了算的吧。老蒋说，玉涵楼，状元故居、清中期建筑，你认为它不应该是文物？我不想和老蒋争执什么文物不文物，我只想早点找到拆掉玉涵楼的办法，让红姐的高楼快一点造起来，我也好早一天登上高楼把一切尽收眼底。

我靠近玉涵楼的门看了看，门上有一把老锁，已经锈得像一堆烂铁了，或许一拧就断了，但是我没有去拧，这毕竟是人家私人的房子。要拧也得老蒋去拧。可是老蒋才不会去拧呢，他理直气壮地朝我说，这几年来看玉涵楼的人也不少，但是谁也不能进去，谁也不能拿它怎么样。我说，但是这一次的人不同啊，这一次是红姐来了。老蒋说，红姐是谁？我气得说，红姐你都不知道，造高楼的那个红姐啊。老蒋说，高楼，有多高？我说，有多高，我不说了，说出来不要吓你一跳。老蒋十分不屑地说，高楼，谁知道呢，也许它并不是高楼，甚至不是楼。他说出这种怪话来，我也能理解他，他心理不平衡，一看就是那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我正想嘲笑他嘴酸，却看到他指了指玉涵楼，又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噢，你看这玉涵楼，明明是个平房，并没有楼，它却叫个玉涵楼，你说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为什么，无论它叫个什么，它最后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正是为了它的最后的命运才来的，我直截了当地对老蒋说，老蒋，你不要和我绕圈子了，我们站在这里说了半天，还没有进门呢。老蒋说，进门？你想进门，那是没门——不是没门，是没门的钥匙。

我这才知道了一些关于玉涵楼的事情，这当然都是老蒋告诉我的。可是谁知道老蒋说的是真是假，既然我已经看出来老蒋心怀鬼胎，对于老蒋的话，对于老蒋讲的故事或者往事，我都得留几分心眼。

老蒋说，这个地方谁都知道玉涵楼的楼主是陆状元，但是谁也没有见过陆状元，因为他在一百多年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陆状元有许多子孙，

其中有一位，有一些老人还能依稀地记起来，那是一个潦倒了一辈子的人，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把状元留下的一些东西包括玉涵楼都献给了国家，就离世了，至于他的子孙后辈都到哪里去了，很少再有人提起。一直到80年代，有个人从美国回来，又出钱重新买下了玉涵楼，办了房产证。他购回玉涵楼以后，就一去不复返了。三十年时间，没有任何信息，到现在，当年留下的联系方式，也早已经联系不上任何人了。

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难题，一个人人知道的玉涵楼，现在变成人人都不知道的玉涵楼，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主人，不知道它的主人到底在哪里。

听了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故事，我对老蒋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谁也不知道玉涵楼，谁也动不了玉涵楼，是不是？老蒋说，我没有这么说。我说，那就算是我的理解。

我似乎是一无所获。

但其实我还是有一些收获的，至少我收获了一点信息，就是老蒋不会配合我，他心底里肯定不希望红姐把玉涵楼拆掉了盖高楼。他的心思我太能理解了，一个和旧居老宅打了多年交道的人，就像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的孩子，怎么会没有感情，怎么肯拱手相让，怎么舍得拆掉。但是理解归理解，甚至我都可以同情他，但我却不能不完成红姐交给我的任务。

我直接把状告到区长那里，区长又找到主任，主任又丢回到老蒋这里，果然如老蒋所说，除了他，不可能有第二个人来处理这件事情。

不过话得说回来，我还是有希望的，因为老蒋第二次见到我的时候，态度比第一次好多了，我想可能是上级给他施加压力了吧。

老蒋主动跟我说，我再陪你过去看看玉涵楼吧。我奇怪说，你有钥匙了？老蒋说，你去看了就知道。

第二次来到玉涵楼，我眼尖心细，一下子就看见门口那块石碑换成了另一块石碑，是一块崭新的石碑，更重要的不是它新，是它有了落款，落款是区人民政府。也就是说，就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玉涵楼已经正式成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了，谁要是随便动它一砖一瓦，那就是犯法。我说，老蒋，你动作好快啊。他的动作确实快到令人难以置信，即便是新打磨出这块有了落款的石碑，也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事情，似乎老蒋已经将